

徽品读

书香安徽 风雅江淮

投稿邮箱:hpd2026@163.com

鲜活的人与诗

□ 胡铭

浣花溪微风轻荡，碧水悠悠。一位身着朴素长衫之人，手抚稀疏的髯须，静静地立于溪畔，一声叹息，重重地落入流淌的溪水中。

一千多年后，我也和很多人一样站在了这里，看溪水，观草屋，听鸟鸣……我一面拾捡零散的诗句，一面追寻一闪而过的身影。

当年为躲避安史之乱，那人在此搭建草屋并居住。这里的风，这里的雨，涌入笔下，这里的悲愤与希冀，不停地在脑中穿梭更迭。近四年间，二百余首经典诗作诞生于此。

他叫杜甫，唐代著名诗人，后人尊为“诗圣”，这屋便称杜甫草堂。

杜甫的诗记载大唐的盛衰，有着史书般的神韵，“诗史堂”由此得名。三字匾额下方楹联：“侧身天地更怀古，独立苍茫自咏诗”，诗人胸怀可见一斑。堂内置一半身铜像，目光炯炯，一派凛然之态。前来拜观的人都喜欢去摸摸他那一撮胡须，沾一沾难得的智慧之气。我端详很久，终没有伸手去摸，怕扰了老人的宁静和凝思。

工部祠正中同样供奉着杜甫塑像，左右配祀黄庭坚、陆游像，故又称三贤堂。将不同时代的人物聚在一堂，可谓匠心独运，这也是杜甫诗咏传承的最好诠释。岁月过滤了尘埃，杜甫的诗依然鲜活，心怀苍生成了不灭的符号，在诗中跳跃。

春夜喜雨园充满“喜”感，杜甫一家四口的雕塑栩栩如生，尤其是两个孩子的表情、动作更是天真烂漫，抬头望天，伸出小小的手掌，接住的是

雨滴，也是希望。杜甫站在一旁，挥动左手，神情洒脱超然。欢快的春雨，一扫往日的沉郁悲凉。

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人物，更是他的心境；读到的不仅仅是诗句，更是他的意境。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少年的意气风发像频频的击鼓声，向我们袭来。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在清苦的背后，我们分明已捕捉到那些或隐或现的笑脸。

工部祠东侧辟有一座六角亭，红柱木栏，茅草覆顶，内竖一巨石碑刻，上镌“少陵草堂”行楷四字，碑首雕刻双龙戏珠，碑身两侧饰以祥云龙纹。清雍正十二年果亲王允礼专程拜谒杜甫草堂，动情题字，勒石成碑。

茅屋故居复原旧貌，木质结构，泥墙草顶，分为堂屋、卧室、厨房和庭院，隐于大片松竹之间。屋前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头，上刻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名篇全文。虔诚的眼神穿过字迹，透过石碑，看见昔日荒凉的茅屋，诗人正挺着腰杆踱着步，诵诗之声冲破屋顶，扶摇直去。

如果说杜甫草堂与其他园林或故居有什么显著的不同，那就是这里拥有大量的书法碑刻和木刻，四体皆备，气韵流长。杜甫的一千余首诗不再安静地躺在书籍里，而是被赋予更直观的立体表现，以诗入石。

杜诗碑刻黑白相间，层次分明。一首首不同情愫的诗作在正、草、隶、篆的线条中铺展，一碑一体，一诗一意，笔墨的规整、跌宕，正是诗

人内心波澜的另一种体现。书法意境与诗歌内核的契合，彰显诗心不老，墨迹留香。

在这里，杜甫不会寂寞，他的诗有了声音，也有了生命。

行走草堂能感悟诗圣狂热的心跳，徜徉碑廊可听见书者与诗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此刻，碑石上不再是诗，不再是书，而是杜甫走过的人生之路，是其柔软而又宽博内心的宏大展示。

苏轼的行书笔势清秀，结体幽古；王铎的行书苍雄险绝，纵敛自如；郑簠的隶书轻逸奇宕，蕴天成之趣。黄庭坚、徐渭、董其昌、赵孟頫等历代大家及一批近现代书家，将杜甫诗作凝于笔墨，镌于碑石。一个千年书法脉络的经典缩影，为杜甫而设。

草堂里的木刻同样引人注目，内容皆为杜甫诗句。康有为、伊秉绶、吴昌硕、于右任、沈尹默、林散之等人，以自己手中毛笔，书写出对杜甫的景仰之情，也映衬出诗人的坦荡胸襟。“诗圣千秋”四个大字嵌于洁白的墙体，熠熠生辉。杜甫的秉性和精神，藏在久远的时光里，藏在敦实的字迹中。

花径，狭窄而悠长的一条路，不失昨日的素雅。如今这里砌上院墙，浓烈的阳光下，葱绿树叶的光影挂在红红的墙面上，轻轻摇曳，如杜甫的诗句在闪烁。

一行白鹭划过蓝蓝的天空，潇洒地向着北方穿云而去。杜甫仰天长望，会意一笑，他的心也跟着飞翔。唐代很远，杜甫不远。

母亲

□ 周培松

在所有的日子里，母亲都为我们而忙碌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母亲节。之所以会想起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总是记不住，并因此常常被吐槽。对此，我自然不能反驳，毕竟，我从来没在这个节日里送过任何一件礼物给母亲。仔细想想，我甚至没在这一天专门做过一道母亲爱吃的菜，对同样为人母二十余载的妻子也是如此。

被吐槽的多了，便后知后觉地告诫自己，下一个节日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，送上最真诚的祝福、最深沉的爱意。只是真到了来年，依旧记不住，依旧被吐槽。

归根到底，大概就是母亲批评我时用得最多的那个词：不长记性。

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有吃一堑长一智的自觉。比如偷着下水洗澡这件事，无论我怎么自作聪明地选在母亲午睡时溜出去，在村口的小池塘里扑腾着练几下狗刨，或是放学路上心急火燎地扎进河里顺流而下，再在远离村庄、远离母亲视线可及的某处爬上岸，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才回家。母亲只是用余光冷冷一瞥，仿佛早已洞悉一切。若是还想辩解，母亲只需用指甲在我胳膊或腿上一划，皮肤上那道清晰的白印子，便是最充分、最有力的证据。于是，一顿麻鞭梢子（但

语，合肥地区农村赶牛用的工具，类似马鞭）是逃不掉的。最让我头皮发麻的，倒不是麻鞭梢子的威力，崩溃的根源在于，一边挨揍，一边还得一鞭一遍听：“下次可长记性了？”

严格说来，对于因下河游泳挨揍这事，我是有充分心理准备的，毕竟做错事总得受罚。只是，每次挨一鞭子就得重复一句“记住了”，实在让我不解：打都打了，嘴上说说有什么用呢？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：莫非，母亲有什么强迫症？

母亲是否有强迫症，这个猜想后来还是通过别的方式被证实了。

小学四年级，我被转到离家更远的一所小学，认识了新的老师和同学，也开始学新的知识。每天花在上学校路上的时间多了，便设了和小伙伴们去打谷场，或任意地方玩各种千奇百怪游戏的工夫。

对这次转学，我敢怒不敢言。为了能继续玩，我会隔三差五地“选择性忘记”老师布置的作业，尤其是算术中那些鸡兔同笼之类的题目。我总想，连大字不识一箩筐的隔壁二大爷都知道，鸡和兔子不会、也不能关在同一个笼子里，出题的老师难道不明白？

起初，我的计谋很是得逞了一阵，向来明察秋毫的母亲，也未曾察

觉任何端倪。直到一天，不知怎么得罪了快初中毕业的哥哥，他竟破天荒地翻查起我的作业本，把我所有未完成的作业整理出来，一并交给了母亲。结果，除了早已习惯的一顿麻鞭梢子，从此，母亲对我家庭作业的关注程度，远胜过任何一位尽职尽责的老师……

母亲对我，还是很严。我对母亲，还是不长记性。

如今，互联网和自媒体的日益发达，各种过节的场面层出不穷，让我这样一个不太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，也常被迫收获新的认知。比如，隔壁二大爷家的媳妇，总在类似节日里，把住在养老院的公公婆婆接回村子，热热闹闹地摆上一大桌。出现在儿媳视频里的二大爷老两口，也颇为开心，穿戴得整整齐齐，甚至有些光鲜亮丽了。配上一大桌子鱼啊肉的，还有老两口一辈子没见过几次的奶油蛋糕……这一切，自然都是媳妇孝顺公婆的明证。

“我和你父亲，绝不去养老院。”这是母亲在看过那些节日热闹之后，摔给我的一句硬邦邦的话。肃穆，决然，比小时候挨过无数次的麻鞭梢子，更让我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。

疼痛，不止于那份决然，还有一位母亲，对她守护了一辈子的家，最后的守望。

家乡的古井

□ 吕华

说起来，小时候值得反复回味的趣事并不算多，可沉淀在心底的，除了村舍的炊烟、田垄的秋色，还有村口那口静静立着的古井……它们成了我永远回不去的乡愁。炊烟与秋色是远望时的一幅画，而那口古井，是画中最让人忍不住走近细看的一处。

井口不过三尺见方，井沿由一整块厚青石凿成，墩墩实实在地嵌在泥土里，像村庄生了根的一枚旧印。井深约十八米，幽暗的井腹中，地底的活水终年不竭。祖辈数代人汲水，绳索在青石边缘来回回磨了不知多少年，竟勒出道道深浅交错的凹槽，滑润而沉黯，那是光阴用最朴拙的笔法刻下的铭文。石缝间青苔层层叠叠，泉水从苔痕深处缓缓渗出，澄澈冰凉，入口有微微的甜。乡里人都说，这水最“养人”。

古井的来历，连我奶奶也说不准。但她总能就着井边边的晚风，把那则老故事翻出来讲一遍，给我的童年镀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。说是明初天下甫定，朱元璋命刘伯温踏勘山河、寻觅定都吉壤。刘伯温行经此地，见东方紫气蒸腾，云形如龙盘旋，便断言地下藏着真龙龙脉，若建都于此，大明可保千秋。朱皇帝亲临视察，决意以箭卜都，箭落何处，都城便立于何处。

谁知弓弦响处，一只雄鹰恰巧掠空，羽翼误中飞矢。鹰带伤南飞，最终坠落在金陵地界。朱元璋以为天意示警，不敢违逆，遂定都南京。可刘伯温始终放不下心，为镇住此处涌动的龙气，他亲赴龙头方位掘井，又将一尊通灵的三足玉蛤蟆沉入井底，以作镇物。从此乡间便有了说法，此井镇住了山川气运，饮过井水的人，毕生与田垄为伴，耕读度日，难出仕途显贵。

井底的玉蛤蟆日吮月华，默默守着这方水土。说来也奇，数百年间，村里果然没有一人入仕，世代守着薄田，春种秋收，日子像井水一样波澜不惊。直到我和几个同伴寒窗苦读，先后考取大学，走出山村，困住村子的“魔咒”才被打破。我素来不信这些虚妄之说，却又觉得这传说并非全无道理，它更像一个温柔的隐喻，说的不过是故土与儿女之间那根看不见的脐带。

最叫人称奇的是，这口井四季不竭，旱涝无惧。我至今记得儿时的夏日，方圆十里的乡亲顶着毒日头，挑着扁担赶来取水。大旱之年，热浪蒸腾，土路上人影错落，扁担吱呀作响，水桶叮咚碰撞，那画面鲜活得能从记忆里拎出水来。而古井始终从容自若，泉水源源不绝，慷慨地喂饱每一个焦渴的过客。乡亲们都说玉蛤蟆在暗中蓄水，护着这一方生灵。

我自幼住在井旁，童年盛夏几乎都泡在井水的凉意里。每至午后，我与玩伴便取来空玻璃瓶，系上麻绳，小心垂入井底。等瓶身灌满，提上来时瓶壁挂满细密的水珠，触手沁骨。仰头灌一口，清甜直抵肺腑，满身燥热顿时消散。偶尔也有奢侈的时候，撒几粒廉价糖精，摇匀后，便是人间无可比拟的琼浆。我们光脚坐在温热的井沿上，双腿悬空晃荡，看云卷云舒，听蝉声拉长……

这些年，我走过许多地方，喝过各式各样的瓶装水，包装精美，名头响亮，却再也找不回童年那口井水的味道。我渐渐明白，我眷恋的远不止是那一丝清甜，更是井台边喧嚷的人声、扁担水桶碰撞的晨昏，以及那段被古井的凉意一寸一寸浸润过的少年光阴。

不知沉寂多年的虾蟆井，如今是否还活水盈盈，清冽如初？井台上的青苔想必更厚了，青石上那道道沟槽，想来也被风雨磨得更深了吧。